文学，是我们写给生命的情书

——“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刘恒余姚开讲

范党辉

刘恒带来题为《文学的动机与使命》的精彩讲座 （徐渭明 摄）

4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在余姚市梁弄镇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为余姚市300多名基层作者、文学爱好者和老区群众代表带来了题为《文学的动机与使命》的精彩讲座。这也是中国作协自2016年创办该项文学公益活动以来的第11场讲座，至今已有铁凝、王蒙等多位文学大家走上讲坛。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刘恒用真诚质朴、幽默诙谐的语言，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一场“心灵交谈”，他无私地传授多年创作所得的“真经”，鼓励基层作家坚守理想，从生活中汲取最鲜活最宝贵的创作养分，写出更多反映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的英雄篇章。

写作让生命留下不可磨灭的刻度

谈到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刘恒说，死亡是所有文学创作的起点。死亡不可预测，人人都会走向最后的悬崖，这个悬崖就是生命的终结，早晚会掉下去。大部分的人思索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候是以死亡为坐标点的。既然生命最后都要毁灭，那生的过程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命如此短暂，很多人会选择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选择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写作。”为什么选择写作呢？刘恒表示，实际上是想在生命里尽量留下不可磨灭的刻度，这个刻度在生命结束以后，仍旧象征性地代替写作者生存。“我小时候在农村，有个远房亲戚生了很多女儿，还非想要个儿子。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我儿子替我活着呀。’他觉得自己死后儿子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血脉，觉得自己就能永久地活下去。”

刘恒认为，从写作心理学角度来说，写作能使人类的生命以某种方式得到永生。“我们这一代人内心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常常把文学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来寄托自己的灵魂，施展自己的理想。功名心强的作家，最后不一定取得伟大成绩；但取得伟大成绩的作家，一定是功名心非常强的。”

作家捕捉知识的“雷达”应永远敞开

谈及文学创作实力的竞争，刘恒重点分析了作家的知识储备问题。他说，作家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创作天分固然不可忽视，但我们大部分人智力中等。为什么有的人一下子抓住了知识的本质，或者是抓住了最有用的知识？因为他捕捉知识的“雷达”始终是敞开的，而很多人的“雷达”是封闭的、不工作的。坦率地说，作家的“雷达”不仅要有非常强的捕捉能力，而且要不停地升级，要抗干扰。

当今社会的干扰有多大呢？刘恒说，现在每人有一个手机，手机里有海量的信息，而且有趣的信息特别多。有趣的信息不代表是有益、有价值的信息。手机里的信息相当于一个巨大的信息垃圾场，寻找有价值信息的人就好比是捡垃圾的人。在这些海量的知识里面，的确有钻石有黄金，但是你听过几个人捡到了钻石黄金？这时候该怎么办？你的“雷达”就必须升级，必须要抗干扰，要坚决拒绝一些没有用的、仅仅维持快感的信息。

真正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应该主动把大量无用的信息屏蔽掉，要做到少而精，让自己接收信息的频道窄一些。越符合你个人需求的知识，才是越有价值的。

伟大渗透在认真做事的过程中

说到写作经验的捕捉，刘恒认为，个人经验是最重要的创作资源，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为什么从数量来说十分稀少的个人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写作的丰富源泉呢？刘恒说，那是因为人具有自我省察的能力。所谓自我省察能力，就是敏锐地捕捉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能力，当然作家还要用最恰当的语言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

刘恒说，当人们坐在写字台前，消耗的每一分钟都是自己的生命。如果事情做得漂亮，就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好回报。“所以无论我写什么，写公文、报告、材料，或者修改一个很糟糕的剧本，做这些事情时，跟写自己的歌剧、小说、日记、情书、家信……态度是一样的，这些文字都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都饱含着我的血液，我的基因，都是我生命的产物。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对待它们，更何况，即便是市场化的写作，还是拿了高额报酬的，有什么话可讲呢。伟大就渗透在认真做事的过程中，我对每个字都是负责任的。我热爱文学，我把我的生命投到里面了。写作者为了追求文学理想，最后有可能一无所获。但为了文学理想而牺牲自己的青春，又何乐而不为呢?”

刘恒寄语在场写作者，希望大家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写出一份好的答卷。他说，也许我们成不了冲在最前面的英雄，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坐在篝火边歌颂英雄的人。“只要故事写得好，能够万古流芳，那么我们自己也会进入英雄的行列。英雄的篇章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这个崭新的伟大时代。”

主讲人名片

刘恒 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作协主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中篇小说《白涡》《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拳圣》等；电影及电视剧剧本《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金陵十三钗》《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话剧及歌剧剧本《窝头会馆》《山村女教师》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等。

海外遗珍 惊鸿一瞥

——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局部）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巨然《溪山兰若图》（局部）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工业资本助推中国书画收藏

我对美国博物馆的关注已持续了很多年。2002年至2003年，曾经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普林斯顿住过，那一年看了周边许多城市的博物馆。回国以后，我申报了一个课题，打算专门研究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但是直到2013年才获得项目资助。此后花了2个月时间，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美国十多个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2015年又有机会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始于19世纪末，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在古代社会，收藏主体是王公贵族及官员，一般商人再有钱还是市井之徒，收藏层次很难提高。但在现代社会中，工业资本家往往用获得的庞大资金支撑起现代收藏。他们除了资本更为雄厚外，还常常和当时的学术研究机构及高校博物馆专家有密切互动。他们也非常注重藏品的研究、整理、出版、展览，希望把藏品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财富。过世以后，还会把藏品捐赠给博物馆。这样，现代收藏的完整的生态链形成了——工业资本来自社会，通过部分收藏家的个人努力，在其他学者支持之下建立起比较丰富的收藏，最后回馈给社会，捐赠给博物馆。

中国书画收藏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地区，当然西海岸也有一些，如西雅图和旧金山。

沿着美国东北海岸有一连串的城市及著名博物馆。最北边是波士顿，它是一个古都，拥有美国最古老的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出名的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紧邻的还有哈佛大学博物馆。

往南是纽黑文，有耶鲁大学美术馆，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美术馆，馆藏的中国书画是校友家属捐赠的。

再下来是纽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时间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差不多，不过现在业内一般的看法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美国级别的，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级别的，可以排在世界前五。

从纽约往南就是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也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地，馆里有一位非常牛的教授，不仅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建立了系统的中国书画收藏，并且帮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收藏，这个人就是方闻教授。

费城出名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

再往南的华盛顿特区有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由弗利尔先生整体捐赠，并且他还捐了一笔钱建造馆舍。弗利尔先生是靠修铁路发财的，财富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中部出名的则有芝加哥美术馆、底特律美术馆等，它们身处工业重镇，崛起都跟当时的工业资本息息相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位于五大湖南岸，那里同样是美国工业发展较早的地区。靠开炼油厂起家的洛克菲勒就是克利夫兰人，克利夫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建立了非常好的博物馆。

唯一不在工业区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位于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交界处的堪萨斯城，主要是由报业大亨纳尔逊先生捐赠的。实际上，此时工业资本的形式已经有所变化。

从波士顿的航运业，到纽约的工商业，再到后来的钢铁、石油、铁路、传媒业，工业资本对博物馆收藏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总体来讲，中国书画是当时一些美国比较老派人士玩的东西。

六大美国博物馆探秘

人们常说“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在海外”，不免令人唏嘘。不过，只要海外藏品能有机会到国内展出，一样可以引起国内观众研究和思考的兴趣。2012年上海博物馆60周年馆庆时，美国四家重要的收藏机构提供了59件中国古代书画（**均为中国书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组成一次规模很大的展览，引起轰动。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是收藏中国书画最多的六家美国博物馆。它们到底藏有何宝？不妨来看看。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美国博物馆中涉足中国书画收藏最早的，这是因为该馆美术部主任费诺罗萨跟日本特别有渊源，而日本又收藏有很多的中国古书画。费诺罗萨曾经在日本的大学教书，最得意的学生是冈仓天心，他后来把冈仓天心带到美国。冈仓天心写了《茶之书》，教波士顿的贵妇们学习日本茶道。费诺罗萨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离职以后，冈仓天心接任，继续大量收入中国书画。除此之外，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早期就有一批非常厉害的捐赠人，其中捐赠了大量中国书画的是丹麦·罗斯，哈佛大学的美术史教授。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上海展出的重要作品包括董源的《平林霖色图》，宋徽宗的《摹张萱捣练图》《五色鹦鹉图》，南宋的《五百罗汉图》等。《五百罗汉图》跟宁波大有渊源，图上有题款，署名周季常和林庭珪。这两人实际上是宁波绘画作坊的主人，该画是由很多画师通力合作完成的，每幅画上有5个罗汉，有100幅之多。最晚15世纪已收藏于日本，1894年借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出，部分遭遗失。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10幅，弗利尔美术馆藏2幅。

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因为创办人遗嘱规定不能外借而无缘来中国参展，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藏机构，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超过1200幅。弗利尔收藏的宋元绘画很有特点，其中一件《中山出游图》是表现钟馗出巡的。黑脸的钟馗坐在两个小鬼抬的滑竿上，后面还跟着一群小鬼，挑着包袱、酒葫芦、酒坛子等。我认为这幅画是南宋灭亡以后作的，作者当时怀着非常强烈的遗民情结。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中国书画收藏的时间不晚，却是典型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191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委托一个传教士收购中国书画，但他只会看名头买，藏品拿回美国后，招致美国学界和新闻界的批评。这事对大都会的中国书画收藏打击很大，后来历任的专业主任虽然多多少少也买了一些中国书画，却没有当成收藏重点。直到1970年道格拉斯·迪隆成为大都会董事会主席，他提出大都会应该办成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美术馆，亚洲部分藏品需要加强。于是，他邀请普林斯顿大学方闻教授当特别顾问。

二战后，藏品流转的高潮已经过去，到市场上一件一件搜集已经没什么机会了，怎么办？方闻教授提出一个创造性的概念——收藏收藏家。找好的收藏家，把他们的藏品成批弄过来。当然这么做的背后是雄厚的财力支撑。被大都会收藏的最重要的两个收藏家，一个是王季迁，一个是顾洛阜，他们的大部分藏品被大都会买了下来。也因此，大都会收藏了包括相传为董源《溪岸图》、李公麟《孝经图》等在内的一批精品。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来源，一是1973年获阿瑟·赛克勒的中国绘画捐赠，二是1984年获爱略特家族的中国绘画捐赠。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是在弗利尔的帮助之下开始收藏亚洲艺术的，灵魂人物是老专家李雪曼，之后又把何惠鉴请去当东方艺术专家，后期还有周汝式，他把克利夫兰的书画做成漂亮的图册。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有相传为李公麟的《山庄图》、巨然的《溪山兰若图》、赵孟頫的《竹石幽兰图》、张渥的《九歌图》等。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对中国书画有特别的偏爱，建馆80多年中，有40多年是由中国艺术专家担任馆长。建立中国书画收藏的灵魂人物是劳伦斯·史克曼，1930年至1935年，他在北平留学，开始购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重要的书画藏品有明宣宗《一笑图》、李成《晴峦萧寺图》、乔仲常《后赤壁赋图》、马远《西园雅集图》、刘贯道《消夏图》等。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邵彦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中国美术史和书画鉴定方向硕士生导师。2015年至2016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书画鉴定和鉴赏。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